

杨泓
孙机

寻常的精致



书趣文丛……③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常的精致/杨泓、孙机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9
(书趣文丛; 第三辑)

ISBN 7-5382-4529-4

I. 寻… II. ①杨泓…②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12 号

寻常的精致

杨 泓 孙 机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9.875 242 千字 插页: 2

印数: 1—10,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特约校对: 张家璋 王郁文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4529-4/C·155

定价: 13.00 元

总策划

脉望



《书趣文丛》第三辑序



过去说过，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于是产生了这套《书趣文丛》。现在，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作为编者，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

单说“书趣”，不免会有种种“别解”。“趣”之一词，现在时髦得紧；当然，越是时髦，越是会生歧义。究竟来说，“趣”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因何生“趣”，原因各异。可以说因书生趣，但书又何其多也。报刊上有句流行话：过去无书可读，现在有书不可读。那么，过去不能谈书趣，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当然，此话太绝对。现在之不可谈书趣，只是说不可笼统谈，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如此而已！

由是，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这一来，似乎就得板起面孔写高头讲章，其实不然。在读书大家手中，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因为，凡认真读书的人，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不盲从，不趋时，不随俗，不成为一个机器人，一个情欲奴隶，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并且以之为“趣”，以“趣”谈书——这是我们的标的。自然，时代各异，情况多歧，所谓“思想”，不可一概而论，不能以今日之模式，规范昔日之种种，此理易明，读者诸君，幸鉴谅焉！

脉望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寻常的精致

——文物与古代生活

目 录

序 / 1

说坐、踞和跏坐 / 3

西汉相扑纹铜带镡 / 8

汉代的跳丸飞剑 / 12

我国古代的名片——爵里刺 / 18

魏晋时代的“啸” / 23

中秋节·千秋镜·月宫镜 / 29

马舞与舞马 / 35

宋元皇后盛饰 / 39

霞帔坠子 / 46

镜奁·镜盒·镜台 / 51

宣化辽金墓壁画拾零 / 56

中国古兵器文物探寻 / 72

威严和权势的象征 / 76

元高戈和鲁阳戈 / 79

说阆中之巴 / 82

蜀船纹戈 / 89

马稍春秋 / 95

- 战国绘画 / 100
- “画鱼捕獭”和三国漆画 / 115
- 北朝“七贤”屏风壁画 / 118
- 意匠惨淡经营中 / 123
- 金明池上的龙舟和水戏 / 127
- 三星堆铜像 / 136
- 汉俑楚风 / 140
- 汉玉新风 / 146
-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 150
- 唐代骏马 / 158
- 我国古代的草棉和木棉 / 164
- 古兰与今兰 / 168
- 豆腐问题 / 174
- 我国谷物酒和蒸馏酒的起源 / 182
- 我国古代的葡萄和葡萄酒 / 191
- 焦作窖藏出土的杆秤 / 195
- 唐代的雕版印刷 / 204
- 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 / 212
- 车马坑和殉马坑 / 219
- “温明”和“秘器” / 223
-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 230
- 七祖墓塔披露的禅宗秘史 / 237

蓟县独乐寺辽塑十一面观音像 / 241

宁夏五塔 / 245

雷公怒引连鼓辨 / 251

丝绸之路由中国向日本的延伸 / 254

丰饶角与双蛇杖 / 262

六朝青瓷卧羊 / 265

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与题记 / 268

“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质疑 / 276

一支“唐镂牙尺”的真伪 / 283

孟津所出银壳画像镜小议 / 293

金银器鉴定散记 / 298

跋 / 304

序

四年前，我们将一同研讨文物的习作结集为《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现在这本书收录的五十篇短文，主要是近几年中所写，性质和上一本基本相同，视为它的续编亦无不可。

提起文物，概念中往往首先浮出钟鼎彝器、古玩字画影子，而本书谈的却多半是饮食起居方面的日用品。几篇涉及宗教、武备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等课题的文字，也以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为探索的依归。唯往事幽渺，我们不敢强作解人；对于整理头绪纷纭的古代社会生活史，亦仅仅心向往之而已。但旧时的寻常巷陌之间，竹篱茅舍之中，堂上阶下，确有不少小物件能勾住人的眼睛；并不难发现，在它们身上也曾蕴含着历史的曲折、技艺的妙谛，映射出不因岁月风霜而消褪的美的闪光。试加寻绎之余，以此散简零墨，荐芹献曝；不知于读者可有小补？

在个别问题上，我们中有的作者提出了与时贤不尽相同的看法。一斑之见，一得之愚，倘高明不弃，惠予教正，则幸何如之！

杨 泓、孙 机

一九九五年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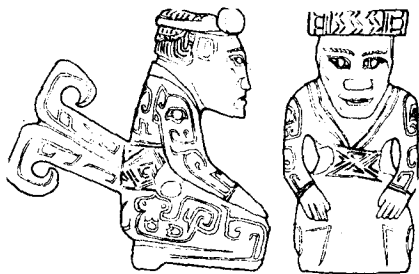


说坐、跏和跂坐

在中国古代，自史前至汉晋，生活习俗为席地起居，坐、跏、跪姿原有明显区别。但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始，世风日变，起居习俗逐渐与古不同。迨至今日，古俗自然早被世人所遗忘，因此当一些古代人物造型文物被发掘出土后，对他们体姿的描述往往产生歧异，令人莫衷一是。试举两个为大家所熟悉的重要文物标本为例。

第一个例子是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着衣玉人(原报告编号为标本三七一)，报告称他的

姿势为“跪坐”(《殷墟妇好墓》页151)。但“第一部专家撰述国宝鉴赏普及读物”《国宝大观》称其为“跏坐玉人”(见该书页22)。另一部《中华文物鉴赏》则称其为“玉跪式人”(见该



图一 妇好墓玉人像

书页 406)(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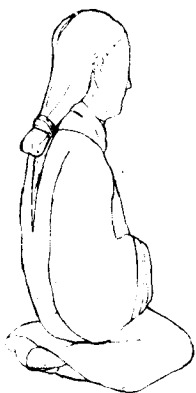
第二个例子是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鎏金铜“长信宫”灯，报告称“灯外形作宫女跪坐持灯状”(《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页 255)。另一些著述中则有不同描述，有的称其为“跽坐”(《中华文物鉴赏》页 81)，有的称其“形象是跽地执灯的带有稚气的宫女”(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页 139)，还有的描述为“作宫女坐持灯状”(《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说明页 1)。

其实上列两件文物标本人物造型的姿态，刻画的本是古人的坐姿，因此只有前述《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说明的作者对“长信宫”灯的描述，准确无误。但如因今日“华”人早受“夷”风影响而习惯于垂足高坐，故而对古代坐姿已无印象，作者在坐前加一“跪”字，用以描述古之坐姿与今日不同，也还说得过去。如将“跽”与“坐”联用并列，似乎就不太说得过去了。

古时“坐”姿与“跽”姿区分明显，请看《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鸿门宴与会诸人体姿的描述。在那次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当项庄入而舞剑，意在沛公，形势危急，张良急至军门召樊哙。樊哙带剑拥盾撞仆卫士入内，“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由太史公生动的描述，可知原来坐而饮酒的项羽，待见樊哙全副武装闯入，一惊，为防不测，忙作准备，才“按剑而跽”，由“坐”姿，转为“跽”姿，这样可随时起立拔剑御敌。唐·司马贞“索隐”释“跽”曰：“其纪反，谓长跪。”更表明古人跽与跪姿尚有近似之处，而与坐姿绝然不同。原来那时人们席地起居，坐姿乃是双膝屈而接地，臀股贴坐于双足跟上。跪，则是双膝接地，但臀股与双足跟保持有一定距离。只有当臀股不著于足跟，而且挺直直腰，才称“跽”，或谓之为“长跪”。这些不同的姿势，又和当时的礼俗联系在一起，一般分野明显。请看《礼记·曲礼》待客之礼：

“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在主客相互谦让时，均为跪姿，谦让的礼节结束后，才转为坐姿，然后进入正式的交谈。但是在古籍中记述礼节，有时“坐”可涵跪姿。《礼记·曲礼》又有“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孔颖达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意思是“弟子将行，若遇师诸物或当已前，则跪而迁移之，戒慎得逾越，广敬也。”

综上所述，古人生活中坐、跪、跽有别，某些情况下“坐”可涵跪姿，但跪不能通坐。至于“坐”和“跽”决不能互通，也是截然



图二 窦后陵从葬坑陶俑式女侍俑及抚瑟俑，皆坐姿，文中误为“跽坐”（《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9）。

“长信宫”灯宫女像，坐姿端正，态度恭谨，自是古时奴婢侍奉主人的常态，她服饰齐整，但是却赤着双足。无独有偶，在西安白鹿原任家坡西汉文帝窦后陵从葬坑出土的女侍俑中，也有端坐姿态的，亦为赤足（图二）。简报说：“膝着地，脚掌向上，双趾内向交叠，臀压掌上”（《考古》一九七六年第二期页132）。这准确地塑出西汉时坐姿足、臀的形态。至于宫中女侍赤足，也合于礼法。“长信宫”灯塑造的宫女端坐捧举明灯，自是室内侍奉主

人的形象。古时宫室内铺满“筵”，入室必须脱履，自成礼俗。而卑微者入觐时，除解履尚须脱袜，跣足入殿。《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褚师声子因足疾见卫侯险些被杀的故事，就因为他“褻而登席”的缘故。直到《隋书·礼仪志》中仍记“摄敬之所，莫不皆跣。”因此汉宫女侍在室内侍奉，自当脱履解袜而跣足，这正是制灯作俑的匠师对当时礼俗的如实模写。

华夏古俗的坐姿，到西晋以后，特别在南北朝时期，受到“夷”俗的冲击。依华夏古俗人们坐在席或床上，双足不能伸到体前来，那样就太粗俗无礼，只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无赖才干得出来。《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酈食其去高阳传舍见刘邦时，“沛公方偃床使两女子洗足”，极其无礼。不过平时刘邦也是很有坐相的，如汉四年（前二〇三年），刘邦被楚困于荥阳，韩信致书请为齐王，刘邦大怒骂，“张良、陈平伏后蹶汉王足”，刘邦痛，亟改口遣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如果刘邦还把脚伸在前面，张、陈就无法蹶其足而暗示了。但是当西晋灭亡以后，一些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羯、鲜卑、氐、羌等陆续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建立政权，形成汉人史学家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在这发生社会大动乱时代，特别是居统治地位的民族有所变更的时刻，传统的华夏礼俗受到极大冲击。于是原被斥为“虏俗”的垂足坐及蹲踞等坐姿开始流行，并出现于北方宫廷之中。《南齐书·魏虏传》作者用讽刺的语言记述北魏官室车服之制，说北魏帝王后妃“在殿上，亦跂据”。跂据，或跂坐，就是坐在高坐具上将双足垂在体前，或仅足趾着地而足踵不着地。不久，这种被南朝士大夫所不齿的虏俗坐姿，竟也出现在南朝的皇宫之中。公元五五一年，侯景矫萧栋诏，禅位于己，升坛受禅日，“辇上置筌蹄，垂脚坐”。见《梁书·侯景传》。坐姿的改变自然导致适于垂足跂坐的高足家具，如椅、凳等物日渐流行，传统的床榻等坐具也随之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经过隋唐五代，日用家具的这一发展变化的势

头越来越猛，席地起居的旧俗随之日遭废弃。到了北宋时期，垂足的跏坐已成人们日常的坐姿，新式的高足家具已形成完整的组合，并且日益排挤着传统的供席地起居的旧的家具组合，迫使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形成改变人们社会生活面貌的新潮流。

宋元以后，人们对华夏古俗的坐姿早已遗忘，“虏俗”的“跏拺”已化成汉风的典型坐姿了。只是在深受唐文化影响的东邻日本，至今还保留席地起居的古俗，连双膝屈而接地、臀股贴于双足跟上的坐姿也保存至今。但在中国，华夏古俗早已不存，这也就是当人们看到古文物中人像的坐姿时，之所以辨识不清的原因吧！

杨 泓

西汉相扑纹铜带镡

在中国古代盛行的摔跤运动，早期称为“角抵”，后又称“相扑”，其历史看来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三二年）记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侯梦与楚子搏”，此处所称的“搏”即手搏，也就是摔跤。至战国秦汉时期，这种运动日趋流行，近年来不断发现过这一时期有关相扑运动的文物，特别是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一座战国末期到西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对青铜镂雕带镡，所镂雕出的图像正取材于相扑运动，造型极为生动。在长十三点八厘米、宽七点一厘米的长方形带镡上，描绘出一场在茂密的林木中的相扑比赛，比赛双方的服饰相同，都赤裸着上身，下身穿长裤，位居画面中央，正互相弯腰躬身而扭抱在一起，右边的一位用右手搂住对手的腰部，左手抓紧对手的后胯；左边一位一手搂住对手腰部，另一只手从裆下抱其左腿。双方相持不下，都力图摔倒对手，搏取胜利。在他们身后站着他们乘骑的骏马，鞍辔齐备，分别系在两侧的大树上（图一）。从铜带镡的造型风格来观察，应属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青铜工艺品，或许与当时活跃在我国北方的匈奴等古代

民族有关。比之时间稍迟的另一些文物，又为我们勾画出中原一带相扑比赛的形象资料，例如在湖北省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木篋漆画，画面也是两位赤膊的力士对搏，只是增加了一位侧立的观众。与铜带镡上相扑人物着装大致相似，都是赤裸上身，只是下体不穿长裤而束短裤。看来这种裸身只束短裤的装束，秦汉以后一直是角抵即相扑时人们沿用的着装，不论是汉代壁画、北朝石窟壁画还是高句丽族的墓室壁画中，相扑人物都是这样着装，只是秦汉时常常足登履，而后则改为赤足。这样的装束唐宋乃至元明仍然沿用，在《水浒全传》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中，就对相扑比赛前脱衣准备的情况有生动的描述：当燕青跳上献台时，“部署道：‘你且脱膊下来看’。燕青除了头巾，光光的梳着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这里的献台，是专为相扑比赛而搭的。北京大学藏明刻本《忠义水浒全传》插图中，也正刻画出赤膊赤足只着短裤的梁山好汉浪子燕青掷跌对手的英姿。

据《梦粱录》等书记载，宋代相扑极为盛行，相扑表演由宫廷权贵的宴会前和军旅中，普及到了一般城市平民游乐场和庙会



图一 客省庄西汉相扑纹铜带镡